

酷哥辣妹時

當老夫子碰到
—— 現今大專學子的求學之道

Cool Youth
Today's university students

當老夫子碰到酷哥辣妹時
願夫子們不會被學子們視為「老」教條
酷哥辣妹們遇上老夫子時
不會被視為是隻要你來吵，我就沒煩惱的儒子

陳英偉
Yin-Wei CHEN
弘光科技大學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專任教授兼系主任

「**恩**」～請問您是新同學嗎？從哪個學校轉來的呢？恩，旁邊這個位子的視線比較好，您可以坐在這裡。」

類似以上這段話，是幾年前我剛回國後在國內大學任教時，第一學期的第一堂課時同學常常對我講的話。因為，在新學期的第一堂上課的時候，我都會先從後門進教室，然後坐在最後一排的坐位上幾分鐘，看看同學們的互動如何以及是否到齊準備上課。當同學們看到我這個新臉孔時，通常都會猜我是剛從外校或外系轉來的新同學。每次碰到這個情境時，總會自問：為何我會讓學生們望之不若夫子，近之也不像老師？後來，我總是告訴同學們說：

「哦～謝謝您的關心，我沒有那個好福報可以『坐』您們旁邊，我只能用『站』的站在前面。」然後，就走到講台上開始上課，而同學們接下來的反應，通常也就是一陣嘩然。

「哎呀！您就是我們這科的任課老師啊！」當時，我內心的反應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同學們居然這麼親切地將我視為和他們一樣的年輕一族；憂的是，難道我真的看起來不具老師該有的專業與嚴謹嗎？關於這個問題，我好幾次和一些同在大學教書且相仿年紀的朋友們討論，最後，忖量我們的外表是否看起來年輕了一些呢？也許，因為我們的個子不高，也不是很壯，所以跟現在營養充足的大個子年輕一代的大學生比起來，我們真的是沒有比他們「老」了多少。因此，我們幾位朋友就決定應該試著把鬍子留起來，這樣看起來或許會老沉一點，就不會被誤會是轉學來的同學。而現今，才事過幾年，很快地情況好像又有了重大的改變，一些朋友告訴我，每一次他們在大專院校上課時，同學們都會說：

「哎呀！老師，您是哪一個朝代的人啊！怎麼講起話來的內容跟我爺爺奶奶、老爸老媽一樣？怎麼講的老是孔孟學說、四書五經？怎麼講的老是一分耕耘一分收穫？怎麼老是講的都是要努力啊！年輕人，要努力啊！年輕人？」

嗚呼哀哉！同學們這樣的反應，真讓我們感嘆，難道我們真的是忽然間就變老了嗎？還是我們的成長背景與觀念認知真的差那麼多嗎？亦或說，這個社會的變遷，早已促使這一代年輕大學生們的價值思想異化了嗎？他們真的是跟我們不一樣了嗎？台灣這些年來社會價值觀的改變，真的把他們引導到另外的時空、另一個境界去了嗎？我們在納悶著、我們在懷疑著。最近，我們一些身為夫子的朋友們又聚在一起討論這個事情，後來，我們發現有一個很好的捷徑方法，可以很快地拉近我們自己和這一代酷哥、辣妹大學生們相互溝通學習。這個引領他們進入學習情境的簡易方法是——執行「物以類聚」的老祖宗教條：讓我們自己的外觀形象看起來和他們比較類似、比較同類。因此，我們這些身為夫子的人類就開始試著跟這群酷哥、辣妹一樣，嚐試將頭髮挑染一下或留長一點，甚至穿著年輕一點。而記憶中這些衣服在我們以前工作時就不適合穿了，因為那是一些比較屬於休閒式或學生時代穿的便服。而現在，我們又得回去穿著學生時代的服裝，也挑染著「流行」的髮色。而這種模樣，似乎同學們也就比較不會把我們當成是異類了，同學們的反應也似乎看起來比較能接受我們的樣子了。這是目前「四、五年級」的老夫子們在大專院校裡面教書的一些心頭點滴。

老夫子 碰到 酷哥辣妹時， 當老夫子們不會被學子們視為是一顆「老」教條的冥頑化石 當酷辣哥妹們遇上老夫子時， 當酷辣哥妹們也不會被視為是只要你不吵，我就沒煩惱的孺子不可教也

然而，我們開始慢慢地懷疑，這到底是怎麼了？難道在大學生的學習過程中，外在的表象真的是那麼重要嗎？還是說，現在年輕人的價值觀真的是只建立在同類的「語系」與「體系」上嗎？我這裡指的是他們的流行術語與價值判斷，甚至於在整個視覺外觀的表象上，他們真的會先尋求同類的語言、同類的造型，才開始進行溝通學習、才「聽得進去」嗎？假如是這樣子的話，那難怪乎一些在教學方式或行為語言上比較屬於所謂「傳統」或「保守」的老師們，總是覺得自己很難跟年輕的學子們打成一片、融入其中，而更甯願執行所謂「身教」的人格感化教育理想。這樣的夫子們，總是委屈地讓學生們覺得老夫子就是「老夫子」，教的就是那一套老夫子的思想、昔日社會的八股。關乎此，我們又一次懷疑：是不是由於年輕人這種價值觀的取向，而我們就必須要用一種流行的「形式語言」來跟他們打成一片；用一種外觀的「行為識別」來和他們彼此溝通？好讓他們覺得我們同是一國的戰友、我們和他們是同一個年代的產物？還是，本就應該先拉近心理上的價值觀距離，然後才有辦法讓他們聽聽我們的話、相信我們告訴他們的專業知識與做人道理？

除此之外，我們也一直在重覆思考的問題是：同學們為什麼總是每天拎著早餐晃進教室，然後，或而偷偷地享用、或而光明正大地張口吞嚥起來？同學們為什麼第一堂課總是會遲到？

「同學們，你們昨天晚上在做什麼？」
「為什麼九點鐘了還在打瞌睡？」
「阿珍、阿珠、阿強還有美女，你們為什麼都是黑眼圈？」

以上這些話，幾乎是我們在大專教書的朋友們常在第一堂課時對學生們所講的話。然而，讓人不知所云、五味雜陳的回答會很快地回送給我們：

「老師～我們昨天很晚才睡，所以我們現在當然精神不好啊！」
「老師～我們起床太晚了，我們當然沒時間吃早餐啊！」
「老師～晚起有什麼關係，其它同學不也都是遲到嗎？」

哀哉！這樣的理由，這樣的說辭，就是我經常碰到有關這群酷哥辣妹們的行為反應與語言表達。當然，也有部分例外，在個人經驗裡，也會碰到一些不會遲到的學生，而我就常常開玩笑地跟全班同學說：「哎呀！你們要看看這位同學真像模範生，每天都是這麼早來上第一堂課。你們這些老是遲到的同學們真要好好檢討啊！」

但往往每當我話一講完，就總是會有同學頂著一臉詭異的表情對我說：「老師～你知道為什麼他每天可以那麼早來上課嗎？因為他昨天晚上沒有熬夜啊！」

我說：「那就對了呀！為什麼要熬夜聊天呢？有點睡不是可以早點起床嗎？前一天晚上也可以預習一下第二天要上的課呀！」

沒有想到，同學們卻這樣的告訴我，他們說：「老師～您知道為什麼他晚上沒有熬夜嗎？您問問他就知道了啊！」

當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我先前幾次還真會傻乎乎地當場直接問那些準時上課的同學。我自忖，讓他們直接當眾回答的答案應該會比較有說服力吧！因為是同班同學，總是可以鼓勵那些老是遲到的同學吧！但萬萬沒想到，一些準時來上課的同學們，會一臉悻悻然地告訴我說：「老師～我昨天沒有熬夜，是因為我上網聊天的打字速度太慢，對方不和我聊了，所以我就只好睡覺了。」

悲哉！這樣的答案，當然搞得全班哄堂大笑，但聽在我的耳朵裡，卻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一點也笑不出來。身為當今大學老師，自己只能愣在講台上想著：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啊！原來沒有熬夜是因為打字的速度太慢，跟不上人家聊天的速度；因為沒有人要和他上網聊天，所以他只好關燈睡覺。那些打字速度快的同學，卻是聊天到半夜、聊天到快天亮才睡。類似這樣的現象，在現今的大專學子生活中，比例到底有多高？還記得，我們以前在當學生的時候，我們也常常熬夜不睡覺，可是我們熬夜的目的是偷偷地用功，況且，還深怕同學們知道自己在用功熬夜。所以，我們還常常一下課吃完晚餐後就回宿舍睡覺，睡到大約九、十點左右，我們就爬起來洗個臉、洗個澡，然後開始念書、做作業或創作畫畫到天亮。而當時我們以那種方式努力熬夜，是怕同學們知道彼此努力用功的內容是什麼。因為我們彼此良性競賽學科成績、我們也要和同學比賽作品表現、我們更相互競爭各種校內、外美術比賽的大獎。而相較於當今的年輕人，他們熬夜的緣由，居然有很多同學的誠實告白卻是：「熬夜，不是上網打屁聊天，就是看一些有的沒有的，要不就是同學間東家長西家短，講一些沒有營養的事情，但卻是很Happy。」

悶哉！難道時代真的差了那麼遠嗎？難道身為當今大專的老師，就真的必須挑染著頭髮、穿著像辣哥酷妹的模樣，才有辦法和他們貼切相處地進行專業教學與生活輔導嗎？我們必須擁有這樣的裝扮與行為語言，他們才會聽信於我們所傳授的專業內容嗎？我們對他們所講的一些有關人文、社會價值觀之輔導，也必須用他們的價值模式進行才能被接受嗎？不可否認的，我

個人一直在思考著：這到底是否就是正確的當今教學之道？還是我們也已經走入他們的流行偏鋒？到底當今的夫子是要入境隨俗、路隨山轉？還是要堅持孔孟古訓、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的教條來告訴他們呢？夫子們講得太過於嚴肅、講得太過於誠懇，許多同學會認為我們和他們是不同年代，聽聽也就算了；講得太過於粗淺、說得太過於簡單，同學們又會認為老師們也不過如此。難哉！在大專錄取率趨近於百分之百的現今學生程度落差如此大，教學真是不易啊！

此外，尚有一些現今的夫子們，可能必須思考的嚴肅問題，那也是我個人擔憂的經驗——當以前我在所謂傳統的美術系授課時，同學們跟我一樣，都只需思考著怎麼樣好好認真創作，也就是所謂的學好藝術、創作好藝術，這樣也似乎就夠了。但近年來，就這麼幾年而已，同學們就必須面對現實地思考到：唸了所謂傳統的美術系畢業之後，出路在哪裡？我們都了解，當我們把所謂傳統的「純美術」當做是一種職業時，它畢竟只是一種少數人口的職業。一班將近五十、六十個同學的班級，畢業之後能夠留下五、六個同學成為職業的「純」藝術工作者，就相當的不容易了。其餘五十幾個同學們怎麼辦？通常，他們就走向一個所謂「教育學程」的路途，準備將來去當國中或國小的老師。然而，這些比較有危機意識的同學們，已經算是不錯的。相對的，那些天天二十四小時、每天快快樂樂打屁、窮混、瞌睡、瞎玩，或是由於家庭經濟無法支援而必須每天晚上在外頭打工，而每天早上又只好黑著眼圈來學校打盹的同學們，我們真的很擔心他們的未來該怎麼辦？每想一回，身為夫子的我，就不自禁地為這類學子們哀痛一回。

以往，我在一般傳統的美術系上課，我會困惑於夫子們這麼認真地教同學們一定要學好這個藝術、那個技巧，這個理論、那個觀念，但同學們畢業之後，卻是為了免於失業而轉換跑道，重新從零開始。夫子們辛苦努力的大學四年教育之真正用途，其剩餘價值到底還有多少？我對此打了一個不小的問號。現今台灣大專教育的執行，是應該繼續因既定師資的存在而開課招生？還是，必需幫學生的將來就業，而預先過濾教育的內容，以避免在學生的學習選擇上，因其經驗的不足而誤學或瞎學？

然而，天總不從人願。目前我就是在一個將純粹藝術美學應用在生活上的學系裡教學。在這樣一種應用藝術的學系裡面，我們對學生的要求與期待是學生能把學會的藝術觀念或技巧表現，運用在將來生活或工作上的相關領域。但雖如此，卻也有一些習慣於「短線操作」的同學們不能理解、不能認同。他們認為自己將來又不是要成為藝術家，為什麼要學藝術？何以言哉！現在部分年輕人的價值取向，真的是所謂淺碟文化之下成長的酷哥辣妹，他們眼睛所看到的都好像沒有辦法太深遠。何以來哉？現在的酷哥辣妹，你們盤算的計量到底是什麼？難道是你們的生活環境太好了？你們的物質享受太充裕了？

我曾經好幾次在學校見到同學們吃土司的時候把土司外皮割掉，我就問他們說：「這麵包皮怎麼不吃啊？」他說：「老師～這外皮太硬，比較不好吃呀！」

願老天保佑！現在的年輕人居然可以好命到吃土司不吃土司皮。太好命了！太令人感慨了！無怪乎許多同學們的努力，總是沒辦法達到入木三分的程度。這是不是因為他們的經濟來源太過豐裕？是不是他們家人給他們源源不缺的物質環境，而造成他們不知道要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不需要愛惜、感恩、惜福呢？而事實上，又好像不完全如此，但又好像就是這般。試想，當今台灣的失業率這麼高，已經有很多的家庭沒有辦法付出學費讓他們的子女註冊了！莫非，當今經常打工的酷哥辣妹一族，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原因只是想讓自己有更充裕的金錢可以過舒適自在的物質生活？是故，我常常感慨自嘆：現在的年輕人到底是為了打工來念書？還是為了念書去打工？是因為當大學生打工比較自由，所以當了大學生然後去打工？還是因為打完工後仍閒適無聊，所以就多用多餘的時間來念書當學生？這兩者間，孰是？孰非？命好的學生，家裡源源供應不絕、不知道珍惜；家庭經濟困難的同學，卻因為打工而荒廢了學業。現在的大學生，真的讓老夫子們不知道該用什麼樣的理解思緒來面對他們。以上，是許多夫子們面對當今大學生們在求學之路上部分的典型案例。除此之外，尚有令人憂心者，例如：同學們只是想盡辦法的把分數弄高，卻不知道分數背後所代表的意義如何解釋。我常常試問同學：

「假如你們現在大學畢業，你想，老闆會怎麼樣從中選擇他所要的員工呢？」

在我們那個年代(那個年代，也只不過是幾年前而已)，只要頂著一張稍微所謂「名校」的大學文憑，就能快快樂樂地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可是現在已今非昔比。現在的「大學畢業證書」，有和沒有，好像差別不大。某某國立大學的畢業證書和某某私立專科學校的畢業證書相較，好像差別也不大。就我個人經驗，在最近幾次產學或相關的座談會中，我們屢屢聽到類似以下這樣的談話：

「當我們在選擇年輕一代的員工時，我們要的不過是三個重點而已，第一，這樣的年輕人他的外語能力如何？因為現在是國際化的社會，外語的溝通、國際資訊的接觸，總是相當重要。我們要求新的一代年輕人，應有基本國際語言的外語能力。第二，我們重視這個年輕人的人品如何？個人性格是不是有抗壓性？是不是肯彎下腰來從基層做起？假如不能從基層做起？大學畢業就想當主管、大學畢業就想穿得漂漂亮亮、乾乾淨淨地當一般所謂的白領階級，而沒有辦法從基層做起，這樣的員工我們是不會要的。第三，我們要的年輕人，他們的專業能力是否能透過電腦的溝通或執行？是不是有辦法操作相關專業領域上的電腦作業？因為畢竟現在是個e化的社會，不會電腦的一般操作，總是無法勝任現在的每件事情。」

誠然如此！則「分數」對當今學子而言，它的意義，早已不應再是「名校」與「名次」的就業光環象徵；它只是學子們檢驗自己所學的成果而已！真願寶島上的眾酷哥辣妹們知之、思之！

當老夫子碰到酷哥辣妹時，願夫子們不會被學子們視為是一顆「老」教條的冥頑化石；當酷哥辣妹們遇上老夫子時，也不會被視為是只要你不吵，我就沒煩惱的孺子不可教也。■